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楚辭集注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高應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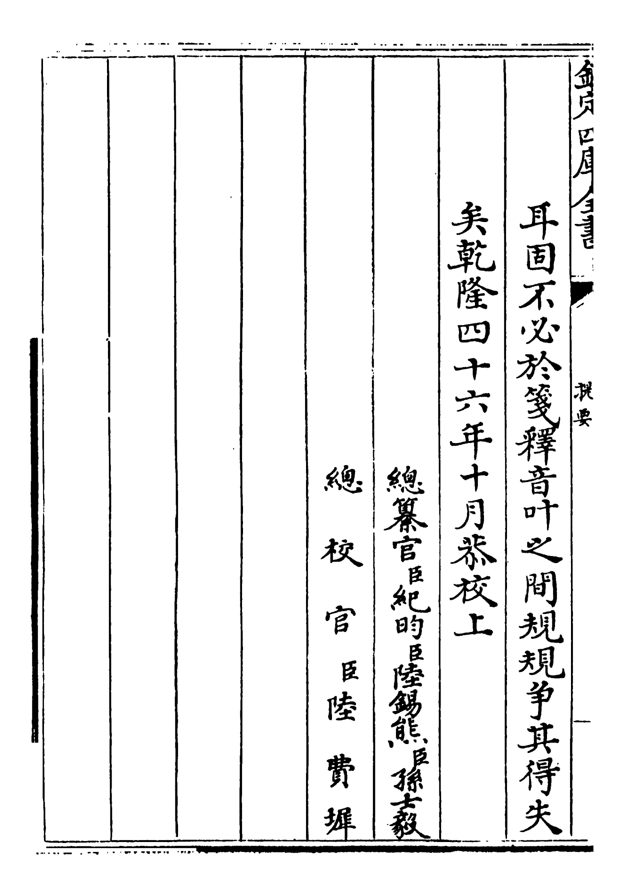
楚辭集注　　楚辭類

提要

臣等謹案楚辭集注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宋朱子撰以後漢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注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意旨乃隱括舊編定為此本以屈原所著二十五篇為離騷宋王以下十六篇為續離騷隨文詮釋每章各繫

以興比賦字如毛詩傳例其訂正舊注之謬誤者别為辯證二卷附焉自為之序又刋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録荀卿至吕大臨凡五十二篇為楚辭後語亦自為之序楚辭舊本有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晁本删九思一篇是編并削七諫九懷九歎三篇益以賈誼二賦陳振孫書録解題謂以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

無病而呻吟故也晁氏續離騷凡二十卷變楚辭亦二十卷後語刪為六卷去取特嚴而揚雄反騷為舊録所不取者乃反收入自序謂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辭以明天下之大戒也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内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為之注離騷以寄意焉然則是書大吉在以靈均寓放逐宗臣之感以宋玉招魂抒故舊之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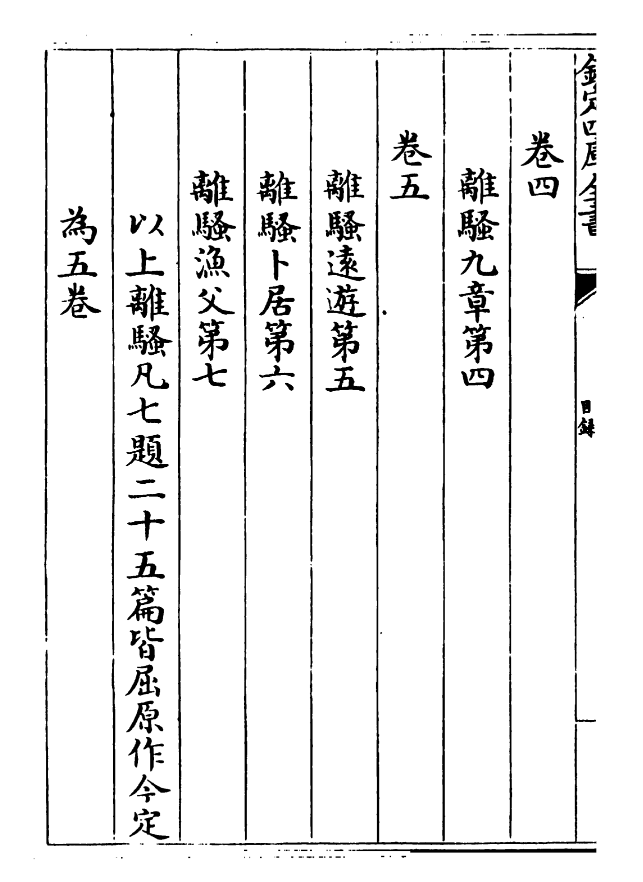
耳固不必於箋釋音叶之間規規爭其得失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楚辭集注目録



卷四

離騷九章第四

卷五

離騷遠遊第五

離騷卜居第六

離騷漁父第七

以上離騷凡七題二十五篇皆屈原作今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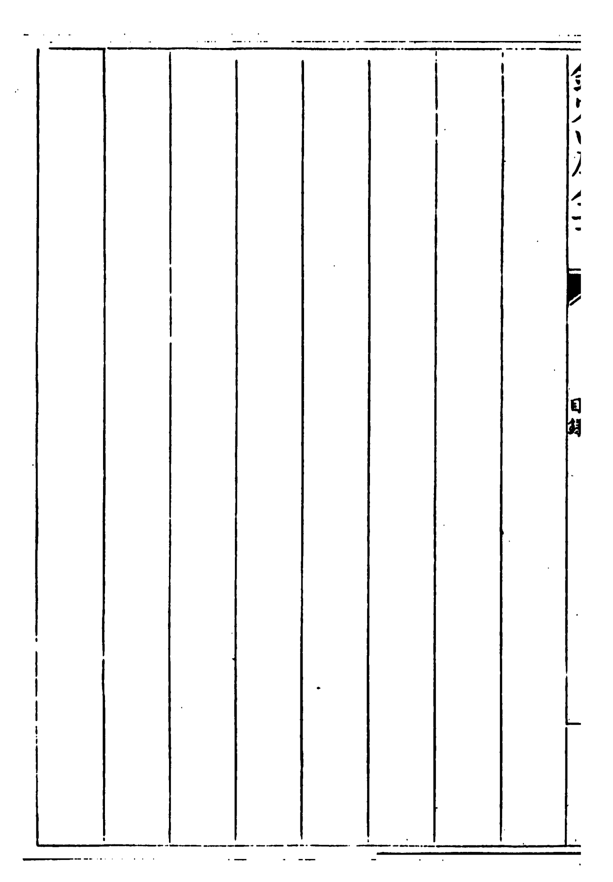
為五卷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録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

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説者已

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

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逺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眛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葢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檃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集注卷一

宋 朱子 集註

離騷經第一 離騷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氏有景差至漢皆徙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

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班孟堅曰離猶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

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逺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汨音覔長沙羅縣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為屈潭即屈原自沈處今屬潭州寧鄉縣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為詞

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按周禮太師掌六師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惝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

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陬側鳩反又子侯反降叶乎攻反　此章賦也德合天地稱帝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都於郢是為武王生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為遠末子孫之稱也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字也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世有令名以至於己是恩深

而義厚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為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也降下也原又自言此月庚寅之日己始下母體而生也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覽一作鑒余下一無于字

賦也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為美稱耳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二十則使賓友冠而字之故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紛音墳重直用反能叶奴代反一作態非是扈音户辟匹亦反紉女陳反

賦而比也紛盛貌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賦我美質於內也重

再也非輕重之重脩長也能才也能獸名熊屬多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扈被也離香草生於江中故曰江離說文曰蘼蕪也郭璞曰似水薺辟幽也芷亦香草生於幽辟之處紉續也蘭亦香草至秋乃芳本草云蘭與澤蘭相似生水傍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佩飾也記曰佩帨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汩于筆反不一作弗恐丘用反搴音蹇說文作攓阰音毗攬力敢反一作攬一作擥下一有中字洲一作州莽莫補反

賦而比也汩水流去疾之貌言己之汲汲自脩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過去也搴拔取也阰山名木蘭木名本草云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死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所采取皆芳香久固

之物以比所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忽一作曶零一作苓賦而比也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零落皆墜也草曰零木曰落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遲晚也此承上章言已但知朝夕脩潔而不知歲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其君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棄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棄一作乘下同一作策馳一作馳下同道一作導度路二韻下一皆有也字賦而比也三十曰壯棄去也草荒曰穢以比惡行騏驥駿馬以比賢智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壯盛之時棄去惡行改此惑誤之度而乘駿馬以來隨我則我當為君

前導以入聖王之道也自汨余至此三章同用一韻意亦相承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

菌渠隕反或从竹維當作惟古通用茝昌改反一作芷

賦而比也后君也三后謂禹湯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羣賢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輔之也雜非一也椒木實之香者申或地名或其美名耳桂木名本草云花白葉黃正圓如竹蕙草名本草云薰草也生下濕地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如蘼蕪可以已厲陳藏器云即苓陵香也言雜用衆賢以致治非獨專任一二人而已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耿古迥反又古幸反昌一作倡一作猖被一作披並匹皮反夫音扶後以意求不能盡出

賦而比也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

昌被衣不帶之貌捷邪出也徑小路也窘急也桀紂惟之亂若被衣不帶者獨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耳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惟下一有夫字樂音洛隘於懈反叶於力反身一作心憚音彈殃一作怏　賦而比也惟思念也黨朋也偷苟且也幽昧不明也險臨危也隘履狹也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績功也君車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故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耳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忽一作留一作急奔布頓反先悉薦反後下遘反荃七全反一音孫一作蓀音同揆一作察中一作忠齋從火齊聲在詣反一作齊或作齎並祖西反怒一作欸怒叶上聲又比而賦也踵

足跟也武迹也追前人者但見其跟之迹耳言所以奔走以趨君之所嚮而或出其前或追其後以相導之者欲其有以躡先王之遺迹也荃與蓀同陶隱居云冬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無脊蓋亦香草故時人以為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齌炊餔疾也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謇居輦反忍上一有余字一無而字舍尸夜反叶尸預反或音捨非是一無二也字賦而比也謇謇難於言也直詞進諫己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然也舍止也言己知忠言謇謇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九天天有九重也正平也靈脩言其有明智而善脩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此又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明非為身謀及為他人之計但以君之恩深而

義重是以不能自己耳 曰黄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一無此二句洪曰王逸不注此二句後章始釋羌義疑此後人所增也羌起羊反 比也曰者叙其始約之言也黄昏者古人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羌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為也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比也洪説雖有據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脱兩句邪更詳之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别兮傷靈脩之數化遁一作遯他一作佗一無既字數所角反化叶虎瓜反 比也成言謂成其要約之言也悔改也遁移也化近曰離遠曰别言我非難與君離别也但傷君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滋一作蒔

與栽同畹於遠反晦古畝字莫後反叶滿彼反留夷一作留荑揭一作藒又作藒並丘謁反又起例反衡一作蘅　比也滋蒔也畹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也樹種也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畦隴種也留夷揭車皆芳草杜衡似葵而香葉似馬蹄故俗云馬蹄香也言已種蒔衆香脩行仁義以自潔飾朝夕不倦也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峻一作後音俊竢一作俟萎於危反　比也冀幸也峻長也刈穫也萎病也絶落也言此衆芳雖病而落何能傷於我乎但傷善道不行如香草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以一作而婪音藍又力含反憑一作馮索所格反一叶蘇故反一無已字量力香反興一作與非是若索音素則妬如字若索

以所格讀則妬叶音跖　賦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謂滿曰憑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人心皆貪婪内以其志量度他人謂與己同則各生嫉妬之心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騖音務　賦也騖亂馳也冉冉漸也脩名長名或曰脩潔之名也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

飲於錦反餐一作飡並七安反英叶於姜反姱苦瓜反要於笑反顑虎感反又古湛反頷戶感反又魚檢反頷一作頷　比也英華也飲露餐華言動以香潔自潤澤也苟誠也信實也練要言所脩練潔所守要約也顑頷食不飽而面黃之貌

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

落蘂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纚纚擥音覽一作掔苦妍反茝一作芷薜蒲計反荔郎計反索蘇各反纚所綺反　比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蘂花咢鬚粉纍纍然者也矯舉也胡繩亦香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纚纚索好貌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謇一作蹇服叶蒲北反

賦也謇難詞也前脩謂前代脩德之人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鞿居依反羈居宜反誶與訊同音信又音粹替與艱叶未詳或云艱居垠反替它因反　賦也掩涕猶收淚也哀此民生遭亂世而多難也脩姱謂脩潔而美好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

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今詩作訊訊告也替廢也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纕息羊反一無以字非是茝一作芷悔虎猥反　賦而比也纕佩帶也中重也此言君之廢我以蕙茝為賜而遣之如待放之臣予之以玦然後去也然二物芬芳乃余心之所善幸而得之則雖九死而不悔況但廢替而已乎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蛾一作娥　非是謠音遙諑音卓以一作之　比也浩蕩無思慮貌民謂衆人也蛾眉謂眉之美好如蠶蛾之眉也爾雅云徒歌謂之謠方言云楚南謂愬為諑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

為度偭音面錯七故反追古隨字　比也偭背也規所運以為圓之器也矩所擬以為方之器今曲尺也錯置也繩墨引繩彈墨以取直者今墨斗繩是也追猶隨也言舍直而隨曲也競爭也周合也度法也言爭以苟合求容為常法也洪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忳徒渾反邑一作悒侘敕加敕駕二反傺丑利敕界二反一無二也字溘苦答反又苦合反以一作而態叶土宜反　賦也忳憂貌侘傺失志貌侘猶堂堂也又立也傺住也楚人語也溘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不忍為此邪淫之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鷙脂利反圜一作圓周一作同安叶一先反

比也鷙執也謂鳥之能執伏衆鳥者鷹鸇之類也不羣言其執志剛厲居常特處不與衆鳥為羣也圜合也員鑿方枘不能相合以其異道故不能相安賢者之居亂世亦猶是也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攘而羊反詬一作詬並呼漏反又或作垢　賊也抑按也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與世已不同矣則但可屈心而抑志雖或見尤於人亦當一切隱忍而不與之校雖所遭者或有恥辱亦當以理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於懷蓋寧伏清白而死於直道尚足為前聖之所厚如比干諫死而武王封其墓孔子稱其仁也自然靈脩以下至此五章一意為下章回車復路起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相息亮反佇直呂反回一作迴比也悔追恨也察明審也延引頸

也佇跂立也回旋轉也迷惑誤也言既至於此矣乃始追恨前日相視道路未能明審而輕犯世患遂引頸跂立而將旋轉吾車以復於昔來之路庶幾猶得及此惑誤未遠之時覺悟而旋歸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焉尤虔反離力智反一無復字服叶蒲北反 比也步徐行也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丘上有椒故曰椒丘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不忘芬香以自清潔所謂回朕車以復路也進既不入以離尤則亦退而復脩吾初服耳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芰奇寄反集古集字一作集 比也製裁也芰菱也生水中葉浮水上花黄白色實紫色兩頭銳者也荷蓮葉也芙蓉蓮花也本草云蓮其葉名荷其花未發為菡萏已

發為芙蓉上曰衣下曰裳言被服益潔修善益明也此與下章即所謂脩吾初服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岌魚及反糅女救反下同　賦也岌岌高貌佩玉佩也陸離美好分散之貌芳謂以香物為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糅亦雜也唯獨也昭明也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藏而無虧缺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繽匹賓反　比也荒遠也繽紛盛貌繁衆也菲菲猶勃勃芳香貌也章明也言雖已回車反服而猶未能頃忘此世故復反顧而將往觀乎四方絕遠之國庶幾一遇賢君以行其道佩服愈盛而明志意愈脩而潔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

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樂五教反好呼報反脩一作循非是解古買反豈一作非可一作何非是懲叶直良反

賦也言人生各隨氣習有所好樂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而我獨好脩潔以為常雖以此獲罪於世至於屠戮支解終不懲創而悔改也自悔相道至此五章又承上文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為女嬃詈予起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

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嬃私俞反嬋音蟬媛音爰一作撣援詈一作罵予叶音與鯀古本反與鮌同一作骸婞一作悻胡冷反又胡頸反又音脛殀一作夭並於矯反野叶上與反

賦也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眷戀牽持之意申申舒緩貌也曰記女嬃之詞也鯀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鯀婞狠也蚤死曰殀言堯使鯀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嬃以屈原

剛直太過恐亦將如鯀之遇禍也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謇一作蹇非是好呼報反節叶音即薋自資反亦作茨菉力玉反葹商支反服叶蒲北反　賦而比也此亦女嬃言也博謇謂廣博而忠直紛盛貌姱節姱美之節也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盈室喻滿朝也判別也言衆人皆佩此惡草汝何獨判然離別不與衆同也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說輸芮反煢一作惸並渠營反不字疑衍聽叶它丁反　賦也朋黨也煢孤也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故言衆人不可戶戶而說必不能察己之中情況世人又方並為朋黨何能哀我煢獨而見聽乎為下章就舜陳辭起依前聖以節中

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一以

作之喟丘愧反沅音元敶古陳字一作陳　賦而比也節度也喟歎也憑滿也志盛貌左傳列子天問皆云憑怒是也歷經歷之意沅湘皆水名沅水出象郡鐔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湘水出帝舜墓東入洞庭下重華舜號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洪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屈原以世莫能察己之志故欲就之而陳詞如下文所云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

難乃旦反衖一作巷與巷同叶乎貢反一作居非是　自此以下皆比而賦也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纘叙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夏康啓子大康也娛樂

也縱放也圖謀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衖宮中之道所謂永巷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於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而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衖言國破而家亡也事見尚書大禹謨及五子之歌此為舜言之故所言皆舜以後事也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羿五計反佚音逸畋一作田射食一反固一作國非是鮮一作尠並先典反浞食角反家叶古胡反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封大也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羿畋將歸浞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曰亂流鮮終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澆五吊反又作奡五耗反

服一作於圍魚呂反欲下一有殺字非是而一作以夫一作以一無夫字顛一作巔　澆寒浞子也强圉多力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强梁多力縱放其態不能自忍也康安也自上而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此二章事並見左傳襄公四年哀公五年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菹側魚反醢音海之一作而　違背也言背道也逢殃為湯所放也后辛即紂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誅之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儼一作嚴並魚檢反差七何反一無才字循一作脩非是頗一作陂並普禾反　儼畏也祗亦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

之君皆畏天敬賢講論道義無有過差又舉賢才遵法度而無偏頗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如下章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錯七故反之一作以行下孟反　竊愛為私所私為阿錯置也輔佐也猶言惟德是輔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民之德有聖賢者則置其輔助之力而立以為君也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聖哲之人有甚盛之行故能有此下土而用之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相息亮反　服叶蒲北反　瞻臨視也顧還視也相觀重言之也計謀也極窮也前謂往昔之是非後謂將來之成敗服事也言瞻前顧後則人事之變盡矣故見民之計謀於是為極而知惟義為可用惟善為可行也

阽余身

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葅醢阽余廉反死下一有節字悔呼磊反量音良鑿音漕正一作進枘而鋭反　阽臨危也言近邉而欲墮也危死言幾死也鑿穿孔也枘刻木端所以入鑿者也正謂審其正而納之也此承上章言善為可行也而前脩乃有以此而至於葅醢若龍逢梅伯者然亦不敢以為悔也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曾一作增歔許居反欷許衣反又許毅反當平聲攬一作擥一作擥茹如呂反浪音郎　曽累也歔欷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哀時不當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葅醢之世也茹柔耎也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言心悲泣下而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之則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

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跪巨委反辭一作詞耿古迥反正叶音征虬一作虯並渠幽反鷖烏鷄反又烏計反一作翳溘一作壒　敷布也衽裳際也耿明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類身有五采溘奄忽也埃塵也征行也此言跪而敷衽以陳如上之詞於舜而耿然自覺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所以埃風忽起而余遂乘龍跨鳳以上征也然此以下多假託之詞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軔音刃縣音玄一作懸少一作夕非是瑣先果反一作璅　軔搘車木也將行則發之蒼梧舜所葬也縣圃在崑崙之上靈神也瑣門鏤也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

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彌弥耳反崦音淹嵫音滋古但作奄茲勿一作未非是曼莫半反又莫官反一作漫索所格反　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賓日餞日者也弭按也止也按節徐步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近也曼曼遠貌脩長也求索求賢君也言欲令羲和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日之未莫而遇賢君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飲於禁反扶說文作榑逍遥一作須臾相息羊反羊一作徉玉篇引作儴徉音同　咸池日浴處也總結也扶桑木名日出其下也若木亦木名在崑崙西極其華光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逍遙相羊皆遊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屬叶章欲反或如字則具字亦叶入

聲皇一作鳳為于僞反余先一作我前余一作我 望舒月御也飛廉風伯也屬連也鸞鳳之佐也皇雌鳳也 雷師豐隆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夜如字或叶羊茹反屯徒渾反帥一作率霓一作蜺五稽五歷五了三反此从五稽反御叶音迓或如字 鳳靈鳥也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康寧飄風回風也屯聚也霓虹屬陰陽交會之氣也郭璞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蜺謂暗微者雲薄漏日日照雨點則生也御迎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斑亦作班下叶音戶予叶音與 紛盛多貌總總聚貌斑亂貌帝謂天帝也閽謂主以昏閉門之隸也閶闔天門也令帝閽開關將入見

帝更敞己志而閽不肯開反倚其門望而拒我使不得入蓋求人君而不遇之比也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曖音愛罷音皮溷胡困反好呼報反妬叶丁五反 曖曖昏昧貌罷極也結幽蘭而延佇言以芳香自潔而無所趨向也溷亂也既不得入天門以見上帝於是歎息世之溷濁而嫉妬蓋其意若曰不意天門之下亦復如此於是去而他適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閬音郎又音浪緤一作紲並音薛馬叶滿補反 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閬風山上也女神女蓋以比賢君也於此又無所遇故下章欲遊春宮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皆求賢君之意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

之末落兮相下女之可詒佩叶音備相息亮反詒叶音異　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繼續也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視也下女謂神女之侍女也詒遺也遊春宮折瓊枝正欲及榮華之未落而因下女以通意於神妃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虙房六反一作宓莫必反在叶才里反纕息羊反或曰在如字即理叶音賴上聲　豐隆雷師虙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河神纕佩帶也蹇脩人名理為媒以通詞理也蓋雷迅疾而威震求無不獲故欲使之求神女之所在而令蹇脩致佩纕以為理則蹇脩似是下女之能為媒者然亦未有考也

紛緫緫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緯音徽一作徽繣呼麥反又音畫一作揰二字

一作款儘消于軌反盤叶蒲延反緯繣乖戾也遷移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以通言而讒人復毀敗之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拒絕其意難移也次舍也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也洧盤水名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傲一作敖一作驁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安也違去也言虙妃驕傲淫遊雖美而不循禮法故棄去而改求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相息亮反下叶音戶娀音嵩佚一作妷並音逸四極四方極遠之地瑤玉之美者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事見商頌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高臺以飲食之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

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令音零鴆直禁反好如字雄一作鳩羽弓反黃云呼故反然則鳩字歟惡烏路反佻叶雕反又吐了反又音眺巧叶苦老反　鴆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告予以不好者其性讒賊不肯為媒而反間我也雄鳩鶻鳩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佻輕也巧利也又使雄鳩銜命而往然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

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猶如字又音柚詒異眉反一作詒非是　猶犬子也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謂不決曰猶豫狐多疑而善聽河冰始合狐聽其下不聞水聲乃敢過故人過河冰者要須狐行然後敢度因謂多疑者為狐疑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言以鴆鳩皆不可使故中心疑惑意欲自往而於禮有不可者鳳皇又已受高辛之遺而

來求之故恐簡狄先為嚳所得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集一作進非是少失照反姚音遙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以二女妻少康事見左傳言既失簡狄欲適遠方又無所向故願及少康未娶於有虞之時留此二姚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好呼報反美一作善惡叶烏路反

弱劣也拙鈍也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又無巧辭也蓋不待其不合而已自知其必無所成矣故再言世之溷濁而嫉賢蔽美蓋以為雖四方之遠而其風俗之不美無以異於中州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既下一有以字

邃息遂反一無而字古叶音故　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知也寤覺也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閨中深遠蓋言處妃之屬不可求也哲王不寤蓋言上帝不能察司閽壅蔽之罪也言此以比上無明王下無賢伯使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嫉妬之俗終古而居乎意欲復去也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索所格反藑一作瓊並音瓊筳音廷篿音專占之慕之兩之字自為韻　索取也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兩美蓋以男女俱美比君臣俱賢也言兩美終難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脩潔而慕之者宜以時去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　一無狐字有女

之女如字釋女之女音汝　此亦靈氛之詞美女以比賢君求美以比求賢夫言天下之大非獨楚有美女但當遠逝而無疑豈有美女求賢夫而舍汝者乎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宇一作宅待洛反尚書周禮古文宅度多通用也眩熒絹反善惡一作美惡宅作宇則上聲宇作宅則如字善惡一作中情非是上文別有此句此章韻不叶也　何所獨無芳草即上章豈惟是其有女之意又申言之而勉其行亦靈氛之言也眩目無主也世幽昧而莫能察己以下乃原自念之詞言雖往而亦將無所合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好惡並去聲要於遥反即古腰字其一作兮一作之佩叶音備　黨朋也言人性固有不同而黨人為尤甚也

艾白蒿非芳草也服之滿腰而反謂蘭為臭惡而不可佩言其親愛讒佞而憎遠忠直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一無覽字猶一作獨非是珵音埕幃音暉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耀自照言時人觀草木尚不能別其香臭豈能知玉之美惡所當乎蘇取也史記樵蘇後爨謂取草也幃謂之幐即香囊也亦言其近小人而遠君子也自念之詞止此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糈音所要於遥反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又叙其事言巫咸將以日夕從天而下願懷椒糈而要之使占此吉凶也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

揚靈兮告余以吉故翳於計反疑一作凝迎魚慶反叶音御剡以冉反翳蔽也繽盛貌

九疑在零陵蒼梧之間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也言巫咸既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己也皇謂百神剡剡光也揚靈發其光靈也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陞一作升

上時掌反下遐駕反榘俱雨反一作矩矱紆縛反又烏郭反一作彠儼一作嚴咎繇一作皋陶調叶音同詩車攻之五章有此例

曰記巫咸語也陞降上下陞而上天下而至地也榘與矩同所以為方之器也矱度也所以度長短者也摯伊尹名咎繇舜士師言陞降上下而求賢君與我皆能合乎此法者如湯之得伊尹禹之得咎繇始能調和而必合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

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好呼報反一無又字媒叶莫卑反說音曰操七刀反行媒謂左右之先容也言誠心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說傅說也傅岩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岩武丁思相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孔安國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呂望太公也亦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也鼓鳴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望該備也甯戚衛

人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用為客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其一作而鵜一作鶗音題一音弟鴂音決一音桂一無夫字為于偽反一無為字　晏晚也央盡也鵜鴂鳥名即詩所謂七月鳴鵙者蓋鴂鵙聲相近又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巫咸之言止此亦勉原使及此身未老時未過而速行之意鵜鴂先鳴以比時一過則事愈變而愈不可為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佩一作珮薆音愛蔽如字又叶音黨諒一作亮蔽如字即

忻叶音制蔽音鱉即折音哲　此下至終篇又原自序之詞偃蹇衆盛貌言我所佩瓊玉德美之盛盖以自況也薆亦蔽之盛也諒信也折毀敗也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以一作其茅叶莫侯反繽紛亂也不可淹留宜速去也茅惡草以喻不肖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糞壤也今曰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也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一無蕭字一無二也字好呼報反　蕭艾賤草亦以喻不肖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脩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人以下莫不變化而從

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為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為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

此即上章蘭芷變而不芳之意容長謂徒有外好耳委棄也詳見下章

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慢篤諫反一作謾一作漫慆吐刀反一作謟榝音殺夫一作其非是幃音暉而一作以　慆淫也書曰無即慆淫榝茱萸也幃盛香之囊也椒亦芳烈之物而今亦變為邪佞茱萸固為臭物而今又欲滿於香囊蓋但知求進而務入於君則又何能復敬守其芬芳之節乎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

江離流從一作從流化叶火瓜反離叶音羅化或叶虎為反即離如字　流從言隨從上化如水之流也揭車江離雖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今椒蘭既如此則二者從可知矣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之一作其菲下而一作其芬下一有複出芬字沫叶莫之反　委歷皆已見上虧損減也沫昏暗也言瓊珮有可貴之質而能不抉其美以取世資委而棄之以至於此然其芬芳實不可得而減損昏暗此原之自況也然上章譏蘭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珮又以為言者蓋彼真棄其美之實以從俗此則棄其美之利以徇道其事固不同也故彼雖苟得一時之勢而惡名不滅此雖失其一時之利而芬芳久存二者之間正有志者所當明辯而勇決也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

兮周流觀乎上下調徒料反女紐呂反上去聲下上聲叶音户　調猶今人言格調之調度法度也言我和此調度以自娱而遂浮游以求女如前所言虙妃佚女二姚之屬意猶在於求君也余飾謂瓊佩及前章冠服之盛方壯亦巫咸所謂年未晏時未央之意周流上下即靈氛所謂遠逝巫咸所謂陞降上下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一無吉字行叶户郎反折之古反爢芒悲反粻陟姜反又音良　歷遍數而實選也精細米也瓊枝瓊爢皆謂物之珍者羞進也以牲及禽獸之肉致滋味而進之也粻糧也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為余之為于偽反疏所葅反　象象牙也雜用象玉以飾其車也離心謂上下無與

己同心者也自疏則禍患不能相及矣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週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邅池戰反崑古渾反崙盧昆反揚下一有志字非是晻烏感反藹一作溘一作靄並於蓋反啾音揫邅轉也後漢書注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中也雲霓蓋以為旍旗也藹陰貌鸞鈴之著於衡者啾鳴聲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翼一作紛旂渠希反之一作而　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蓋箕北斗南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謂之津又有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即津梁所渡也翼敬也周禮交龍為旂凡旂屬皆建於車後也一上一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翼翼和也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

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麾許為反以一作使予音與流沙見禹貢今西海居延澤是也沈括云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駝以百千數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遵循也赤水出崑崙東南陬入南海容與遊戲貌以手教曰麾以蛟龍為橋於津上而渡之以渡猶言架黿鼉以為梁也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待叶徒奇反一作持不周山名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指語也期會也言己使語衆車使由徑路先過而相待我當自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乘繩證反

軑音大蜿於原反一作蜿於阮反委於危反蛇弋支反一作移二字一作逶迤　屯聚也軑轄也轂內之金也一云轄也蜿蜿龍貌雲旗以雲為旗也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抑上一有聊字弭節一作自弭神高馳一作邁高地假工雅反一作暇一音暇皆非是媮音俞　言雖按節徐行然神猶高馳邈邈然而逾遠不可得而制也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九韶之舞舜樂也假借也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一無陟字陞一作升戲許宜反一作曦睨五計反悲一作思蜷音拳行叶戶郎反　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睨旁視也舊鄉楚國也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曲不行貌屈原託為此行而終無

所詣周流上下而卒反於楚焉亦仁之至而義之盡也

亂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

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一無哉字人下一無兮字賦也已矣絶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也故都楚國也言時君不足與共行美政故我將自沈以從彭咸之所居也

楚辭集注卷一

楚辭集注卷二

宋 朱子 集註

九歌第二 離騷二至十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䙝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

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愛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見其懇切之意舊說失之今悉更定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愉音俞珥音餌璆渠幽反鏘七羊反一作鎗琳音林琅音郎俗作瑯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撫循也珥劍鐔也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珮玉聲璆然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琅美玉名謂佩玉也此言主祭者卜日齋戒帶劍佩玉以禮神也

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用此體也瑤

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瑤音遙瑱音鎮一作鎮一他甸反非是盍音合蒸一作承一作烝藉慈夜反　瑤美玉也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也盍何不也把持也瓊芳草枝可貴如玉巫所持以舞者也肴骨體也蒸進也國語蒸有殽蒸是也此言以蕙裹肴而進之又以蘭為藉也奠置也桂酒切桂投酒中也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此又以椒漬其中也四者皆取其芬芳以饗神也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枹一作桴房尤反疏平聲倡音昌姣服一作妖服古字並通用樂音洛　揚舉也枹擊鼓槌也拊擊也疏希也舉枹擊鼓使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陳列也浩大也竽笙類三十六簧瑟

琴類二十五絃靈謂神降於巫之身者也偃蹇美貌姣好也服飾也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託於巫則見其貌之美而服之好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菲菲芳貌五音謂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衆也君謂神也欣欣喜貌康安也此言備樂以樂神而愿神之喜樂安寧也

右東皇太一　一本上有祠字下諸篇同　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　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愿神之欣說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之意所謂全篇之比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

兮未央華戶花反英於姜反蜷音拳　芳芷也華采五色采也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言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以自潔清也靈神所降也楚人名巫為靈子若曰神之子也連蜷長曲貌既留則以其服飾潔清故神悅之而降依其身留連之久也漢樂歌言靈安留亦指神而言也爛光貌昭昭明也

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憺徒濫反宮叶古荒反齊一作争　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漢武帝時置壽宮神君亦此類也言神既至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龍駕以龍引車也帝謂上帝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降叶胡攻反猋卑遙反其字從三犬焉於虔反夫音

扶憾救中反一作忡　靈謂神也皇皇美貌降下於巫也猋去疾貌雲中神所居也言神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有餘所望之遠不止一州也窮極也言神出入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無有窮極也夫君謂神也記曰夫夫是也憾憾心動貌

右雲中君

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　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足以見臣子慕君之深意矣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要漢書作幼於笑反眇與妙同宜上一有又字來叶力之反一作歸非是參差

一作篸差上初簪反下初宜反思叶新齋反 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者也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旁黃陵有廟夷猶猶豫也言既設祭祀使巫呼請而未肯來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其不來不知其為何人而留也要眇好貌脩飾也沛行貌吾為主祭者之自吾也欲乘桂舟以迎神取香潔之意也又恐行或危殆故願湘君令水無波而安流也參差洞簫也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不齊象鳳翼也望湘君而未來故吹簫以思之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邅池戰反又陟連反柏一作拍並音搏綢音儔又音叨蓀一作荃橈而遙反旌一作旍與旌同此句之上或有乘字或有承字或有采字旌或作旗皆非是涔音岑 駕龍者以龍翼舟也邅轉也洞庭

太湖也在長沙巴陵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中有君山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蓀香草也橈船小楫也涔陽江碕名極遠也浦水涯也揚靈者揚其光靈猶言舒發意氣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潺依連反又鉏山反媛音爰陫符沸反側叶禮力反　極至也未極未得所止也女嬋媛指旁觀之人蓋見其慕望之切亦為之眷戀而嗟歎之也潺湲流貌隱痛也君湘君也陫隱也側不安也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櫂直教反枻音曳叶音泄搴音蹇　此章比而又比也蓋此篇本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而此章又別以事比求神而不答也櫂楫也枻船旁板也桂蘭取其香也斲斫也言乘舟遭盛寒

斵斫氷凍紛如積雪則舟雖芳潔事雖辛苦而不得前也薜荔緣木而今采之水中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既非其處則用力雖勤而不可得至於合昏而情異則媒雖勞而昏不成結友而交踈則今雖成而終易絶則又心志睽乖不容強合之驗也求神不荅豈不亦猶是乎自是而往益微而益婉矣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間

淺音牋間音閑叶音賢

此章興而比也蓋以上二句引起下句以比求神不荅之意也瀨湍也淺淺流疾貌翩翩飛疾貌所謂興者蓋曰石瀨則淺淺矣飛龍則翩翩矣凡交不以忠則其怨必長矣期不以信則必將告我以不暇而負其約矣所謂比者則求神而不荅之意亦在其中也其詳已見上章讀者宜并考之

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鼂與朝同

陟遥反騁音逞騖音務下叶音户　鼂早也騁直馳也騖亂馳也弭按也渚水涯也次止也周旋也此言神既不來則我亦退而游息以自休耳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旹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與

捐音沿玦古穴反遺平聲佩一作珮澧一作醴遺去聲旹即古時字一作時　玦如環而有缺捐玦遺佩以貽湘君也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史記作醴芳洲香草所生之處也杜若葉似姜而有文理味辛下女已見騷經逍遥容與皆遊戲閒暇之意也此言湘君既不可見而愛慕之心終不能忘故猶欲解其玦珮以為贈而又不敢顯然致之以當其身故但委之於水濱若捐棄而墜失之者以陰寄吾意而冀其或將取之若聘禮賓將行而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而主不拜也然猶恐其不能自達則又采香草以遺其下之侍

女使通吾意慇懃而幸玦佩之見取其戀慕之心如此猶不可必則逍遥容與以俟之而終不能忘也

右湘君

說見篇内　此篇蓋為男主事陰神之詞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陰寓忠愛於君之意而舊說之失為尤甚今皆正之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予一作余並叶音與嫋奴鳥反下叶音户　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韓子以為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也餘見上篇眇眇好貌愁予者亦為主祭者言望之不見使我愁也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下矣蓋記其時也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

一無登字薠音煩一作蘋非是

佳下一有人字非是張音帳一作與佳人兮期夕張亦非是一無二何字亦非是罾音增　賦而比也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鴈所食也騁望縱目也佳佳人也謂夫人也張陳設也言向夕洒掃而張施帷幄也萃集也蘋水草罾魚網二物所施不得其所以比夕張之地非神所處而必不來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芷一作茝澧一作醴非是荒忽一作慌惚音同　此章興也澧水名見禹貢公子謂湘夫人也帝子而又曰公子猶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曰公子公主古人質也思之而未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所謂興者蓋曰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何我之思公子而獨未敢言耶思之之切至於荒忽而起望則又但見流水之潺湲而已其起興之例正猶越人之歌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而以芷叶子以蘭叶言又隔

句用韻法也

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澨

麋音眉為一作食裔一作裏澨音逝比而賦也麋獸名似鹿而大濟渡也澨水涯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裔以比神不可見而望之者失其所當也朝馳夕濟猶上篇江臯北渚之意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葺子入反荷上一有以字蓋叶居又反佳人謂夫人也偕俱也逝往也言與召己之使者俱往也葺蓋也築室水中將託神明而居處也

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

衡蓀一作荃壇音善匊古播字本作𢁨一作播成一作盈擦音老楣音眉葯音約又音楃同與綢同擗一作辟普覓反又音覓一作擘櫋音綿玉兮蘭兮下一皆有以字鎮一作瑱葺下一有之字繚音了　紫紫貝也紫質黑點壇中庭也播布也蘭木蘭也橑椽也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其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楣門戶上橫梁也葯白芷葉也罔結也結以為帷帳也在旁曰帷擗析也析蕙以為屋櫋聯也鎮壓坐席者也石蘭香草疏布陳也繚縛束也言以杜衡繚其屋也此言其所築水中之室欲其芳潔如是也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廡音武嶷一作疑迎去聲　馨芳之遠聞者廡堂下周屋也言合百草之花以實庭中積芳馨以廡其門也九嶷山名舜所葬也言舜使九嶷山神繽然來迎二妃而衆神從之如雲也將築室依湘夫

人以為隣而舜復迎之以去則又不得見之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袂彌敝反遺平聲褋音牒搴見上篇汀作丁反遺去聲者叶音渚又音覩與一作冶 袂衣袖褋襜襦也此篇首末大指與前篇同捐袂遺褋即捐玦遺佩之意然玦佩貴之而袂褋親之也汀平也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以其旣遠去而名之也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涷音東從水灑一作洒並所宜反塵叶除旬反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宫門也廣開者為神將降也

吾主祭者之自稱也大司命陽神而尊故但為主祭者之詞乗玄雲者知神將降而往迎之也飄風回風也涷雨暴雨也灑塵以清道也

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下叶音戶女讀作汝予叶音與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回翔盤旋也空桑山名總總眾貌予者贊神而為其自謂之稱也言見神既降而遂往從之因歎其威權之盛曰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夭之命皆在於己也

高飛兮安翔乗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

清一作精齊如字又音咨又側皆反一作齋非是速禮記作遬音速導一作道坑一作阬音岡　乗猶乗車清氣謂輕清之氣御猶御馬陰陽則兼清濁變化而言也齊速整齊而疾速也導奉引也帝天帝也之適也坑與岡同謂山脊也九坑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

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也此言己得從明神登天極奉至尊而周宇內也

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被一作披並音披　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折音哲華叶芳無反遺去聲寖一作侵一作浸愈一作踰　疏麻神麻也極窮也寖漸也疏遠也此以神既去而思之如雲中君卒章之意也

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轔轔一作軨軨並音隣沖持弓反一作翀天叶鐵因反佇直呂反思去聲　轔轔車聲輿詩有車轔轔字同言神既去而不留使己延望而愁思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

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何叶音奚當丁浪反可一作何可上一有不字皆非是　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又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之所能為也因祀司命而發此意則原所以順受其正者亦嚴矣

右大司命周禮太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䟽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穐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穐古秋字一作秋下同麋或從艸下叶音戶予叶音與夫音扶兮字一在自有字下蓀一作荃下同　麋蕪芎藭葉名似蛇床而香其苗四五月間生葉

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七八月開白花羅生言二物並列而生也襲及也少司命亦陽神而少卑者故為女巫之言以接之上四句興下二句也夫人猶言彼人如左傳之言不能見夫人也美子所美之人也蓀汝也蓋為巫之自汝也言彼神之心自有所美而好之者矣汝何為愁苦而必求其合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青音菁青青茂盛貌言

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以成親好此亦上二句興下二句也至此則神降於巫而非復前章之意矣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辭一作詞

此為巫言司命初與己善後乃往來飄忽不言不辭來風載雲以離於我適相知而遽相別悲莫甚焉於是乃復追念始者相知之樂也

荷衣兮

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帶叶丁計反儵一作倏　此亦為巫言神之始也雖倏然不言而來今乃忽然不辭遂去而宿於天帝之郊不知其何所待於雲之際乎猶幸其有意而顧己也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古本無此二句王逸亦無注補曰此河伯章中語也當刪去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嫩人兮未徠臨風怳兮浩歌女讀作汝咸下一有之字池一作沱並叶音陀晞音希嫩一作美徠一作來怳許往反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怳失意貌此復為神語以命巫者女及美人皆指巫也言欲與女沐於咸池而望汝不至遂怳然而浩歌也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慫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

為民正旍一作旌此句上一有搊字慧詳䥶反慫一作竦並息拱反正叶音征　孔蓋以孔雀尾為車

蓋翠旍以翡翠羽為旌旗撫掃除之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慫挺拔之意幼少也艾美好也語見孟子戰國策即指上美人也正平也此蓋更為衆人之詞以贊神之美言其威靈氣燄光輝赫奕又能誅除凶穢擁護良善而宜為民之所取正也

右少司命按前篇注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為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歟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晈晈兮既明暾宅昆反檻户黯反晈字從日與皎同明叶音芒　暾温和而明盛也吾主祭者自吾也檻楯也扶桑見騷經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而來即乘馬以迎之而夜既明也駕龍輈兮

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輈張留反雷叶音纍委蛇一作逶蛇上時掌反低一作俳一作儃懷叶胡威反聲色一作色聲　輈車轅也龍形曲似之故以為轅雷氣轉似輪故以為車輪言乘此車以往迎日又以騶登高遠而低佪顧懷遂見下方所陳鐘鼓竽瑟聲音之美靈巫會舞容色之盛足以娛悅觀者使之安肆喜樂久而忘歸如下文之所云也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緪一作絙古登反簫一作蕭簴其呂反篪一作箎並音池姱叶音戶翾許緣反曾作滕反與翻同應於證反節叶音即　緪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周禮有鐘笙之樂

注云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欸簴懸鐘磬之木也瑤簴以美玉為飾也簫竽樂器名也簫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横吹之靈保神巫也翾小飛輕揚之貌曾舉也又翥飛也言巫舞工巧翾然若飛鳥之舉也展詩猶陳詩也會舞猶合舞也律謂十二律黄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也作樂者以律和五聲之高下節謂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也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射食亦反一作䠶操七刀反弧音胡降叶胡剛反援音爰撰雛免反一無馳字行叶胡剛反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天狼星名晉志云狼一星在東

井南為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没也降下也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北斗七星在紫宫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平四時者也詩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撰持也杳深也冥幽也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直東行而復上出也

右東君　今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宫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女讀作汝衝一作沂　橫一作水揚二字螭丑知反一音离叶丑歌反　此亦為女巫之詞女指河伯也河為四瀆長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為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衝遂也螭如龍而黃無角

登

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懷叶虛韋反　崑崙山名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寤覺也懷思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堂叶音同　龍堂以龍鱗為堂也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黿音元一無文字魚叶上聲澌音斯從冫者流水也從水者水盡也此當從冫下叶音戶大鱉為黿逐從也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滔土刀反鄰一作鱗媵以證反予叶音與　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别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晋末閒猶如此也東行順流而東也美人與予皆巫自謂

也媵送也既已别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是其眷眷之無已也三閭大夫豈至是而始歎君恩之薄乎

右河伯舊說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㨿之大率謂黃河之神耳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羅一作蘿睇音弟善一作善窈音杳窕徒了反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女羅兔絲也睇微眄貌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窈窕好貌以上諸篇皆為人慕神之詞以見臣愛君之意此篇鬼陰而賤不可比君故以人况君鬼諭己而為鬼媚人之語也若有人者既指鬼矣予則設為鬼之命人而予乃為鬼之自命也言人悦己之善為容也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

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從才用反貍一作狸衡一作蘅折音哲遺去聲篁音皇來叶音釐所思指人之悅己而己欲媚之者也幽深也篁竹叢也後來言其出之遲也表

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下叶音户一無東字而再有飄字予叶音與表特也雲反在下言所處之高也神靈雨者言風起而神靈應之以雨也靈脩亦謂前所欲媚者也欲俟其至留使忘歸不然則歲晚而無與為樂矣蓋鬼卒不來而反欲使人造其所居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磊魯猥反蔓莫干反閒音閑三秀芝草也公子即所欲留之

靈脩也鬼采芝於山間而思此人雖怨其不來而亦知其思我之不能忘也山中人兮芳杜

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柏叶音愽山中人亦鬼自謂也然信也疑不信也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靁填填兮雨冥冥猨

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靁一作雷填音田又一作狖余救反颯蘇合反蕭叶音捜文苑作捜若如字則憂叶於驕反　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小聲狖猨屬離罹也

右山鬼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耶　今按此篇文義最為明白而說者自汨之今既章

解而句釋之矣又以其託意君臣之間者而言之則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言其容

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己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脩而卒不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於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以是讀之則其他之碎義曲說無足言矣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吳戈一作吾科楯名也錯七各反接叶音匝墜一作隧與墜同先叶音詢

戈平頭戟也犀甲以犀皮為鎧也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

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矢交墜士爭先謂兩車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而爭先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

陣當作陳躐一作躐並音獵行胡郎反殪殪於計反霾一作埋與埋同縶陟立反馬叶滿補反援音爰枹音孚一作桴懟一作墜一作隧今從文苑壄古野字叶上與反　凌犯也躐踐也殪死也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也懟怨也嚴威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也棄原壄骸骨棄於原壄也言己適值天之怨怒故衆皆見殺不得葬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

以武終剛强兮不可淩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忽兮路一作路兮忽弓叶音經雖一作身魂魄毅一作子魂魄雄叶音形 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棄平原神欲歸而去家遠也帶劍挾弓猶不舍武也懲創艾也雖死而心不悔也魂魄死者之神靈蓋魂神而靈魂氣而魄精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其魄魄檢其魂死則魂游散而歸於天魄淪墜而歸於地也毅為鬼雄者毅然為百鬼之雄桀也

右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

成一作盛芭一作巴卜加反姱音户倡音昌與一作治 會鼓急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也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

也姱好也女倡倡女子為倡優也容與有態度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絶兮終古（一作菊）

春祠以蘭秋祠以菊即所傳之葩也終古已見騷經

右禮魂（禮一作祀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乾隆御覽之寶

楚辭集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楚辭集注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邹曾蔭

楚辭集注卷三

宋 朱子 集註

天問第三 離騷十三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恠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此篇所問雖或恠妄然其理之可推事之可鑒者尚多有之而舊注之說徒以

多識異聞為功不復能知其所以問之本意與今日所以對之明法至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為之條對然亦學未聞道而誇多衒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以是讀之常使人不能無遺恨若補注之說則其龐亂不知所擇又愈甚焉今存其不可闕者而悉以義理正之庶讀者之有補云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遂往也道猶言也上下謂天地也問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瞢莫鄧反闇與暗同又作暗馮皮冰反　冥幽也昭明也謂晝夜也瞢暗言晝夜未分也極窮也馮翼氤氳浮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地未形馮馮翼翼又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窈窈冥冥莫知其門此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　右二章四問今答之曰開闢之初其

事雖不可知其理則具於吾心固可反求而黙識非如傳記雜書謬妄之說必誕者而後傳如柳子之所譏也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化叶虎為反明闇即謂晝夜之分也時是也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此問蓋曰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物之所為乎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為本何者為化乎今荅之曰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一靜一晦一朔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為而非有為之者也然穀梁言天而不以地對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此也然所謂太極亦曰理而已矣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

初作之圜與圓同度待洛反圜謂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斡一作筦並音管顏師古云俗音烏活反非也焉於虔切篇內並同加叶音基又如字虧如字又叶苦家反　斡說文曰轂端沓則是車轂之內以金為筦而受軸者也維繫物之縻也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蓋凡物之運者其轂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故問此天之斡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故又問八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闕乎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放上聲屬音注數所句反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者際

邊也放至也屬附也隅角也　右三章六問今答之曰或問乎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詳味此言屈子所問昭然若發矇矣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黄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作之者先以斡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哉且曰其氣無涯則其邊際放屬隅隈多少固無得而言者亦不待

辨說而可知其妄矣東南之虧乃專以地形言之初無預乎天也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沓徒合反分叶數因反屬之欲反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陳列也言日月眾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　上章所問天何所屬并地而言此所問乃為天地相接之處何所沓也今答之曰天周地外其說已見上矣非沓乎地之上也十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

星亦隨天以繞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皆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曜自然發越而又各自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湯音陽一作暘汜音似上聲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即蒙汜也　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荅之曰湯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昇于天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歷家以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焉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菟一作兎與兎同　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　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荅曰歷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即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

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兎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夫音扶强巨良反在叶音紫　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强大癘疫鬼也所至傷人惠順也惠氣謂和氣也　此章所問三事今答之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天下之氣亦一而已而有逆順之或異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女歧之事無所經見無以考其實然以理之變而觀之則恐其或有是也但此篇下文復有女歧易首之問則又未知其果如何耳釋氏書有九子母之説疑即謂此

然益荒無所考矣惠者氣之順也癘者氣之逆也以其强暴傷人故為之名字以著其惡耳初非實有是人也氣之流行充塞宇宙其為順逆有以天時水土之所值有以人事物情之所感萬變不同亦未嘗有定在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

闔胡臘反明叶音芒宿音秀臧與藏同　闔閉戶也開闢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星旦明也曜靈日也　此問何所開闔而為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荅曰晦明之問前屢發之其實亦陰陽消息之所為耳陽息而闢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固為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汩音骨師一作鯀非是或上句不字上有鯀字

尚叶音常曰一作荅行叶户郎反　鮌事見尚書汨治也鴻大水也師衆也尚舉也僉衆也課試也　問鮌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堯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為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遽行其説也荅曰鮌之才可任治水當時無過之者故衆舉之堯則固知其方命圮族而不可用矣四岳又請姑且試之故堯不得已而用之耳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鴟處脂反聽叶平聲　鴟龜事無所見舊説謂鮌死為鴟龜所食鮌何以聽而不爭乎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似謂鮌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然若此類無稽之謨亦無足荅矣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

一無山字施叶所加反又如字一作弛腹一作復筆力反何下一有故字化叶虎瓜反又音摩　永

長也遏猶禁止也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施邢侯此問鯀功不成何但囚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鯀子也腹懷抱也詩曰出入腹我　此又問禹自少小習見鯀之所為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荅曰舜之四罪皆未嘗殺也程子以為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蓋聖人用刑之寬例如此非獨於鯀為然也若禹之聖德則其所稟於天者清明而純粹豈習於不善所能變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纂作管反緒音叙　纂集也緒絲端也此問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如此乎荅曰鯀禹治水之不同事見洪範蓋鯀不順五行之性築隄以障潤下之水故無成禹則順水之性而導之使下故有功書所謂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孟子所謂禹之行水得水之道而行其所無事是也程子曰今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亦一証也

洪泉極深何以

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泉疑當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也寘與填同則一作州墳叶泉連反一作僨非是　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圜則也墳土之高者也　此問洪水汎濫禹何用寘塞而平之九州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答曰禹之治水行之而已無事於寘也水既下流則平土自高而可宅可田矣若曰必寘之而後平則是使禹復為鯀而父子為戮矣柳子對曰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烏填絕淵然後夷于土此言是也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一作河海應龍何畫何歷失韻非是畫音或歷叶音勒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柳子對曰胡聖為不足反謀龍知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此言得之矣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馮皮膺切墜一作地一無以字

紂禹事已見上六章此不復荅舊說康回共工名也憑盛滿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而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此亦無稽之言不荅可也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安一作何錯七故反洿音戶舊音烏非是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此章三問今荅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又何益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

東而復逺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髙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騐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益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墮一作隋一作墮音妥又徒未反脩長也墮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荅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遍歷筭術所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足知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筭若有据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崑崙縣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髙幾里

縣音玄一作玄非是凥與居同在見上崑崙縣圃見騐經崑崙据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非妄言

也但縣圃增城高廣之度諸怪妄說不可信耳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辟與闢同一作闢一作開　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門有數其西北隅開門以納不周之風　今不敢信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照叶之浩反揚一作陽　舊注以為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其有日處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夫日光彌天其行西地固無不到之處此章所問尤是兒戲之語不足荅也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荅曰南方日近而陽盛故多煖北方日遠而陰盛故多寒今以越之南燕之北觀之已自可驗則愈遠愈偏而有冬煖夏寒之所不足怪矣石林未詳檀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南方山中有之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虬或在龍字上以韻叶之

非是虬見上餘未詳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虺許偉反儵與倏同在叶音紫死一作老此以首叶守以在叶死作老非是　虺蛇屬爾雅云博三寸首大如擘儵忽急疾貌招魂說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儵忽正謂此也不死之人則山海經淮南子屢言之固未可信然俗傳山中有人年老不死子孫藏之雞窠之中者亦或有之不足怪也長人則國語所謂防風氏守封嵎之山者山今在湖州武康縣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蓱一作荓枲相里反靈一作一大一作骨　靡蓱未詳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耳山海經有四衢五衢之語是也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浮山有草其葉如枲又云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年而出其骨注云南方蚺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亦此類也黑水玄趾

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趾一作止一作阯在見上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未詳素問曰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至人益其壽命而強亦歸於真人聖人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鯪音陵一作陵鬿音祈堆多回反彃一作斃說文曰彃射也音畢作彈者字誤也烏柳云當作烏鯪魚鯉也一云陵鯉也有四足形似鼉而短小出南方山海經曰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比號山有烏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食人彃射也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春秋元命苞三足烏者陽精也柳云山海經曰大澤方千里羣烏之所生及所解穆天子傳曰北至曠原之野飛烏之所解其羽舊說非是按今淮陵鯉人所共識其餘則有無不可知

而彈日之說尤恠妄不足辯解羽如柳說則別是一事然如舊說為日中之烏而借解羽二字以問於義亦通顧亦無凡辯耳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絕句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功叶音光土下或有四字洪云或并無四方二字今按下土方蓋用商頌語四字之衍明甚然若并無二字則又無韻矣焉一作安一之字在山字下嵞一作涂音塗　此問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下土四方當此之時焉得彼嵞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乎書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塗山在壽春東北濠州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飽一本嗜下有欲字一本快下有一字一本為作維不作欲鼂一作晁一作朝並陟遙反飽與繼叶疑有備音　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

欲為自立繼嗣也下二句未詳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

蠥一作孽一作蘖並魚列反為也后君也離遭也蠥憂也益禹賢臣也作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扈不服啓遂與之大戰于甘故曰離蠥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代益伐扈以達拘執之嬿乎舊說如此未知是否不敢荅也

皆歸躲䈪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躲一作射䈪一作鞠音菊降叶胡攻反此章之義未詳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歌叶巨依反地叶音低一作墜棘賓商未詳九辯九歌已見騷經竊疑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也蓋其意本謂啓夢上賓於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列子史記所言周穆王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之

類耳屠母疑亦謂淮南所説禹治水時自化為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為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見漢書注竟地即化石也此皆怪妄不足論但恐文義當如此耳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胡下一有羿字

非是䠶一作射食亦反下同妻七計反　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也孽憂也言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虙妃交亦妄言也

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馮音憑珧音遥豨虚豈反䠶叶時若反蒸一作烝　馮滿也言引滿也珧弓名也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珧蜃甲也射禮有決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臂指以鈎弦闓體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

帝尤不順羿之所為也柳子對曰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合舌喉而濫厥福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浞士角反謀叶謨悲反一無革字　寒浞見騷經眩惑也爰於也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䠶革禮所謂貫革之䠶左傳所謂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也揆謀度也言何羿之䠶藝勇力而其衆乃交進而吞謀之乎此即騷經所謂淫遊佚畋而亂流鮮終者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化下一有而字　此章似又言鮌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已不可曉或謂越岩墮死亦無明文左傳言鮌化為黃熊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三足鱉也說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鱉也說文又云能熊屬足似鹿蓋不可曉或云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為膳豈鮌化為二物乎

咸播

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秬音巨莆一作黄雚音九一作藿　秬黍黑黍也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疑即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雚芄也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餘未詳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茀音拂得下一有失字從即容反喪息浪反　舊注引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須臾化為大鳥飛鳴而去事極鄙妄不足復論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蓱一作荓一作萍音瓶號胡刀反撰雛免反脅虛業反體下一有協字而鹿字屬下句又無以字一作何鹿以膺之　舊說蓱蓱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又言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此章大抵荒誕無說今亦不論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鼇音敖戴一作載抃音弁一音拚安叶一先反鼇大龜也擊手曰抃舊注引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下二句未詳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澆五弔反嫂叶音叟易上一有隕字殆叶當以反上一有天字一有太字澆浞之子也舊說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也隕墜也女歧澆嫂也言女歧與澆淫亂為之縫裳於是共合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不知何據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斟職深反取此苟反　湯與上句過澆下句斟尋事不相涉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斟尋國名也杜預云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其子少康為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旅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已顛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得叶徒力反妹音末一作末嬉音喜一作喜殛一作極　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因此肆其情意故為湯所殛放之南巢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鰥古頑反叶音矜　閔憂也無妻曰鰥姚舜姓也問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為娶乎堯妻舜而不告其父母二女何自而與之相親乎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固不可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也以君治之

而已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意古億字亦作億璜音黃　億度也論語曰億則屢中璜美玉也成重也言賢者預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非虚億也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于亡也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媧古華反匠一作匠非是　舊說伏羲始畫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導而尊尚之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知下句則恠甚而不足論矣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一作何得肆其犬豕豕一作體　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燒廩浚井然舜為天子卒不誅象何耶說

見下眩弟章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迄許訖反去一作夫　此章未詳舊注以兩男子為太伯虞仲未知是否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一無夏字喪去聲一作喪　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羮修玉鼎以事湯湯賢之遂以為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此即孟子所辯割烹要湯之說蓋戰國游士謬妄之言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乃一作始一作之力摯如字即說叶稅摯音哲即說音悅　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條鳴條也黎衆也言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天下衆民大喜悅也致罰即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臺叶徒其反臺下或有帝字嚳

若篤反貽一作詒喜叶音嬉一作喜叶音基一作善非是　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事見商頌說見女岐章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補曰言啓兼秉禹之末德而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為牧豎也詳此該字恐是啓字字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据而其文勢似啓反為扈所弊不可考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懷叶胡威反平脅一作受平曼音萬　干盾也協合也時是也言舜以干羽合是舞于兩階何以懷有苗而格之也下句未詳舊說云平脅曼膚肥澤之貌言紂為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何反肥盛若此乎二事不相似時相去又遠未知其果然否

有扈牧豎云何而

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竪臣庾反命何一作何所竪童僕之未冠者舊說有扈氏本牧竪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為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命何所從出乎此亦無所據而牧竪之說又與上章相表裏未詳其說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朴匹角反一云平豆反無樸音牛叶魚奇反來叶力之反舊說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其往獵也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得禽獸徧施惠祿於百姓也此篇言秉季德者再而其說不同如此蓋本文已不可考而說者又妄解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繫鳥萃棘負子肆情遵一作循有一作佚舊說人循闇微之道為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則引詩刺之曰

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今詳其說上一句迂曲難解下事亦無所据補引列女傳陳辨女事又無負子肆情之意要皆不足論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害一作虞兄叶虛良反而一在嗣字下眩弟惑亂之弟也問何象欲殺舜變化作詐而舜為天子反封象於有庳使其後嗣子孫長為諸侯乎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封之有庳富貴之也知此則知其說矣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莘所巾反得叶徒力反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巡至於有莘乞匄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補也史記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謂此也然以孟子觀之則為此說者妄矣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一無

彼字惡烏路反姊叶芳尾反　舊說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臼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水中出因以送女謬妄甚明不必辨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辠古罪字尤叶于其反挑徒了反　重泉地名在馮翊郡史記所謂夏臺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既得出遂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是誰使桀先拘湯以挑之乎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會鼂爭盟一作會鼂請盟音已見上蒼一作會　舊說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行師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

以甲子日至殷令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下二句不可曉注云蒼烏鷹也言將帥勇猛如鷹烏羣飛惟武王能聚之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是也未知是否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列一作到非是躬一作射非是一無何字定一作足屬上句非是一無之以二字施叶所加反若如字即下何叶音奚反一作及　叔旦武王弟周公也嘉善也揆度也猶言帝度其心發武王名史記言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此所謂列擊紂躬也然未見周公不喜與其咨嗟以揆武王使定周命之事蓋當時猶有其傳而今失之也此問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為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蓋周公但不喜親斬紂頭之事耳固未嘗不欲

定周之命而王天下以傳子孫也後四句不可曉似謂天既授殷以天下而今亡之使其位何所施耶蓋唯反其所以成者是以至於滅亡而其為罪果何事耶但語意太簡未有以見其必然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行叶户郎反　爭遣伐器謂泰誓言羣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翮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此三者何以使之然耶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底音指　昭后成王孫昭王瑕也成猶遂也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沈之遂不還也杜預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白雉事無所見舊注謂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往逢迎之亦恐未必然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梅芒改反字從

手或從木或從王者皆非也周上一有為字 方言云悔貪也貫生所謂品庶悔生是也巧悔言巧於貪求也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溫驪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褎姒衒熒絹反褎姒周幽王之嬖妾也 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糈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先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相韋引行賣是器於市者以為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惑而愛之

為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為后遂為申侯犬戎所殺也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佑叶于忌反合一作會殺音弑一作弑反側言無常也九糾通用卒終也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任豎刁易牙諸子相攻死不得斂虫流出戶與見殺無異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反側罰佑不常皆其所自取也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惡烏路反諂一作讇服叶蒲北反惑紂者內則妲己外則飛廉惡來之徒也服事也言紂憎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專用讒諂之人也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一作巧非是封叶孚音反之一作金此言紂之惡輔弼而用讒諂也比干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而剖其心雷開佞人也何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爵之也何聖人之一

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梅音浼詳音佯一作佯方術也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菹醢其身箕子見之欲去不忍遂被髮詳狂而為奴二人德同而術異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鳥何燠之（竺一作篤燠音郁一作懊非是一無句下二之字　元大也稷帝嚳之子棄也帝即嚳也竺義未詳或曰厚也或曰篤也皆未安稷事見詩大雅及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説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姜嫄以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先生如達是首生之子也故曰元子既是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為而竺之耶棄之冰上則人惡之矣鳥何為而燠之耶以此言之則竺字當為天祝予之祝或為天天是椓之椓以聲近而訛耳）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

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挾一作接驚一作敬切一作功馮引弓持滿也其他文多不可曉注以為后稷補以為武王未知孰是今姑闕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號一作号伯而名昌也伯昌謂周文王始為西伯而名昌也號衰號令於殷世衰徹之際也秉鞭策牧者之事也言服事殷而為之執鞭以作六州之牧也徹通也岐社大王所立岐周之社也武王既有殷國遂通岐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言大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就岐下問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惑婦謂妲己也問有何事可譏乎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告叶古后反帝下一有之字西伯文王也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

告語於上帝帝乃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識與志同喜叶許寄反　師望大師呂望謂太公也昌文王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識知之乎后亦謂文王也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此問何但聞其鼓刀之聲而親往問之乎然此與獵於渭濵而得大公之說不同蓋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負鼎百里自鬻之比惜乎孟子時與問者不得并揞擊之也然則其問亦不足荅矣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悒音邑　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柩於軍中以會戰何所急而然也此亦當時傳聞之語故為伯夷扣馬之詞亦有父死不葬之云與此皆誤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一無何字

墜已見上舊注以此為晉太子申生之事未知是否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

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至於危亡乎王者既受天之禮命而王天下天又何為使他姓代之乎其警戒之意至深切矣

初湯臣摯後茲承

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卒一作萃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疑丞輔翼也官如官卿之適之官言終使湯為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也

勳闔

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嚴叶五郎反詩殷武篇有此例

勳闔功也闔吳王闔廬也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末夷末卒當傳弟札札不受夷末之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次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

以伍子胥為將破楚入郢是能壯其猛厲勇武而流其威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饗叶虛良反長上一有久字　彭鏗彭祖也舊說鏗好和滋味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錫以壽考至八百歲莊子以為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但此本謂上帝已為妄說而舊注以為堯又妄之尤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螽蛾微命力何固牧一作收一作枚螽音風一作螽一作螽非是蛾古蛾字一作蟻　此章之義未詳當闕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祐叶于忌反　此章未詳亦當闕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噬音筮兩音亮　舊注以此為秦公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未知是否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此下皆不可曉今闕其義

伏匿穴處

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長下一有先字非是自此至篇終皆隔句叶韻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悟一作寤更音庚一無我字非是言叶音銀勝叶音商吳光即闔閭也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環穿自閭社丘陵七字一作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十二字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他則不可曉矣吾告堵敖以不長楚人謂未知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楚文王子成王兄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試一作議予音與一作與彰一作章

楚辭集注卷三